

## 那盏灯，轻轻地熄了



## 离开

□冯尧

2月1日晚九点三十六分，师母在电话里哽咽着说出那句话时，我正对着电脑里一份未完成的歌词发呆。窗外是寻常的市井灯火，电话这头，我的世界却陡然转为了静音。愣了半晌，眼泪才后知后觉地滚下来，烫得厉害。

梅光辉老师——我的恩师，您真的走了？

最后一次见您，是在医院的病房。我们知道，您累了。不是身体上被病痛折磨的累，是那种灯油熬尽了，火苗飘忽着，心里却仍想多亮一亮的、最后的坚持。您最后的日子，常常沉默，不愿意配合治疗。疼得厉害时，您也忍着不出声，只是眉头紧蹙，那里面锁着的，除了痛，是不是还有不甘和牵挂？还是对这片巴山蜀水，还没谱完的眷恋？

您这一生，从西南师大的文墨，到中央音乐学院的金色音符，您把根深深扎在了巴渠的泥土里。一千多部作品，七次“五个一工程”奖……这些数字让无数人惊叹，都说您“德艺双馨”，头衔列出来长长一串。但此刻，我只想您好好地活着，其他的都不重要，我害怕心里那根被拧紧的弦，在听到那些熟悉的、您惯用的民歌转调时，“啪”的一声断了。

您总说，音乐不在高高的殿堂，在坡上劳作的号子里，在渠江船工的吼声里，在街头巷尾带着烟火气的俚语小调里。

您总对我说：“你还年轻，永远不要放弃努力。”这句话，是鞭子，也是蜜糖。我获奖时，您用它压我的骄气；我挫败时，您用它点燃我的希望。现在我才琢磨出这句话里深层的滋味——您是怕自己来不及，怕手里的线传不下去，怕心里那片巴山雨、渠江风，后生们听不懂、描不出、传不走。

追悼会上，我望着鲜花丛中您安详的遗容，心里是那种揪着的、实实在在的痛。那些悼词，平实而滚烫，说的都是您做过的事，爱过的人，眷恋的乡土；每一句，都砸在我的心坎上。厅堂里放的不是哀乐，是您写的那首《巴山夜雨》，旋律清澈又厚重。

这些年，我笨拙地写下的那些词句，经您一点拨，便有了骨骼，有了气血，竟也能飞来大大小小的奖项。领奖台上那片刻的光，源头是您书房那盏常亮到深夜的灯。如今，灯猝然灭了，巴渠文艺的天空，塌了一角。

老师，在您生命最后的那段日子，您望向窗外的沉默，或许不是放弃。您是在听，听这土地上最后的、属于您的声音。雨水敲打世间万物，不就是最盛大也是最私密的告别交响吗？您只是太爱这里了，爱到不忍用痛苦的呻吟和仪器的嘈杂，作为告别这片土地的背景音。您选择静静地听，把最后的旋律，藏在心里，化在雨里。

那盏燃了七十二年的灯，慢慢地熄了，您轻轻地走了。但您别担心，您点亮的那些星星火苗，还在！渠江的水不会停，巴山的雨还会下。我们这群被您浇灌过的后生，会在您深爱的这片土地上努力地接着写，接着唱，传承您的精神，续写您的辉煌。

老师，您放心。那支笔，我已握紧。您点亮的火，依旧在我心头燃烧。巴山的月、渠江的风、街巷的烟火、田野的吆喝……这些您深爱了一辈子、描摹了一辈子的声音与画卷，会在新时代的旋律中永生！

恩师，您一路走好。您诗篇里的巴山渠水，从此有了永恒的韵脚；您只是化成了最自由的音符，融进了巴山永不消散的云雾，化作了渠江长流不息的波涛。从此，每一声乡音，都是您的回响！

2月2日，农历腊月十五，离春节还有不到半个月时间，大竹诗人陈中勇（笔名陈泓）永远离开了。

我是在诗人邱绪胜的朋友圈看到这则讯息的。

诧异，惊愕。

当即联系绪胜，电话里的他声音显得有些哽咽、悲戚，似乎还没有从这场突如其来变故中反应过来。

事情的原委是，陈泓骑摩托车到工厂上夜班，途中与一大货车相撞，当即身亡。

我与陈泓相识于QQ，何时结缘已无从记起，总之交流不多。尤其QQ转场微信后，大多QQ好友要么投奔微信，要么石沉大海。而我与陈泓重新在微信上相遇，翻了一下记录，竟然是刚过去两个多月的2025年11月15日。当时只聊了短短几句，他说自己有急事，相约“有空再聊”。

未承想，这句话竟成了我和他的永别之语。

我与陈泓在现实中只见过一次面。说是见面，其实只有短短十多分钟而已。

2022年9月5日，四川泸定发生6.8级地震。在山崩地裂的瞬间，大竹籍水电施工员甘宇，为了挽救他人的生命，和同事一起，冒着生命危险，拉闸泄洪，最后让自己陷入十七天的生死绝境，牵动了上亿国人的心。

该事件也引起了作家卢一萍的关注，之后不久，他和作家赵郭明专程从成都赶来达州，前往大竹县月华镇甘宇老家采访。当天是一个雨天，当我陪同他俩赶到大竹与邱绪胜、吴华等一帮文友见面时已是下午。因为采访结束还要赶火车回成都，时间紧迫，一行人沿着泥泞道路匆匆赶往甘宇家中，了解甘宇成长中的故事。

采访结束，正准备离开时，一个人骑着摩托车冒雨赶了过来。

不错，他就是陈泓。

陈泓说，他在附近一家水泥厂打工，从邱老师处得知我们当天到大竹，特意请了两个小时的假，赶来和我们见一面。

清瘦，拘谨，憨直，谦卑，眼神里却又流露出一份诗意的干净和澄澈。这是我见到陈泓的第一印象。

因为时间太紧，更因为初次见面，我俩就站在骤雨初歇的院坝里，简单却不失礼貌地交谈了一会儿。握手相别后，他骑着摩托车转身离去，匆匆赶回厂里上班。

前后不过十多分钟。

望着他匆匆远去的背影，我有些歉疚，亦有作为同是写诗者的落寞与孤单，甚至产生了物伤其类之感。

不知陈泓眼里的我如何。人海茫茫，此处一别，不知何时再有机会相见。

大约是2023年4月下旬吧，一天，在《达州晚报》读到一篇文章《七公的江湖》，定睛一看，原来是陈泓对我的诗集《纸上江山》写的一篇评论。他之前从未与我提及此事，突然刊登出来，我有些惊异，也有些感动。

摘录其中几句吧——

“与七公怎么搭上关系有点记不得了，好像是我主动加的他QQ。到现在为止我也不敢确定我是不是他的好友，因为我们至今只匆匆见了一面，不足一个小时而已。”

“见到久仰的七公有点失望，他长得一点不像个写诗的。”

“我不确定他是否知道我是谁，不过这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我想在这里告诉他：我还有你的一本诗集。”

……

遗憾的是，之后我俩竟再未有过多交流，总以为岁月还长，时间还久，后面有的是机会。

未承想，世间再无诗人陈泓了。

平心而论，我之前只知道陈泓写诗，却没有太多关注他的作品。就在写这篇文章时，我打开他的QQ空间，认真浏览了一下，觉得他的作品朴实、清新、自然，充满了对故乡对亲人对土地的深情和眷恋，字里行间洋溢着青草和鲜花的气息，散发着阳光和春风的味道。一句话，满满的正能量。

绪胜告诉我，陈泓的现实生活其实很窘迫甚至悲苦，他中专毕业没有工作，走南闯北忙生计，命运多舛，成家很晚，儿子今年才11岁。这些年，他一直在为生活奔波，但却一直没有停止过写作，没有停止过对生活的歌唱、对理想的歌唱、对真善美的歌唱。

而这，恰是一个诗人的使命所在。即使他站在悬崖，身处黑暗，脚踩荆棘，也要高昂着头颅，歌唱光明。

我的眼前，始终闪现着他骑着摩托车冒雨飞奔而来飞奔而去的身影。像一只飞翔的鸟，在乡村瘠薄的土地上，不知疲倦地歌唱着，迎接每一个春天，拥抱每一个黎明。

陈泓的QQ空间永远停留在2026年1月31日。这一天，他写了一组诗《春天的印章》，歌唱大竹的特产苕麻、香椿和漫山遍野的翠竹。“白色纤维穿越暗黑的天空/阳光的丝线交织一场田野的梦。”“当花青素渗出断枝的同时/你的伤口会成为一枚/春天的印章。”“漫漫寒冬/你隐忍的骨节上/深埋一个春天的梦想。”

读读这些诗句吧！这是一个把头颅深埋在大地的赤子对春天的渴盼，对故乡的礼赞，对生活的歌唱。他没有什么献给全身心热爱着的故乡，只有诗歌。

“他拥抱黑暗和悲伤，创造了美！”这句话，便是对陈泓的真实评价。

是的，一位诗人离开了我们，他是那么善良、平凡，甚至卑微，但是请那些真正热爱生活的人们不要忘了他——可以忘记他在这个世界留下的脚印和身影，但请不要忘记他留给这个世界的文字。

那是他干净的血，那是他赤诚的心。

“诗人陈中勇离我们远去了，愿他在天堂安心写诗。”让我们用诗人邱绪胜这句话，遥送他独自远行，到另一个世界，继续写诗。